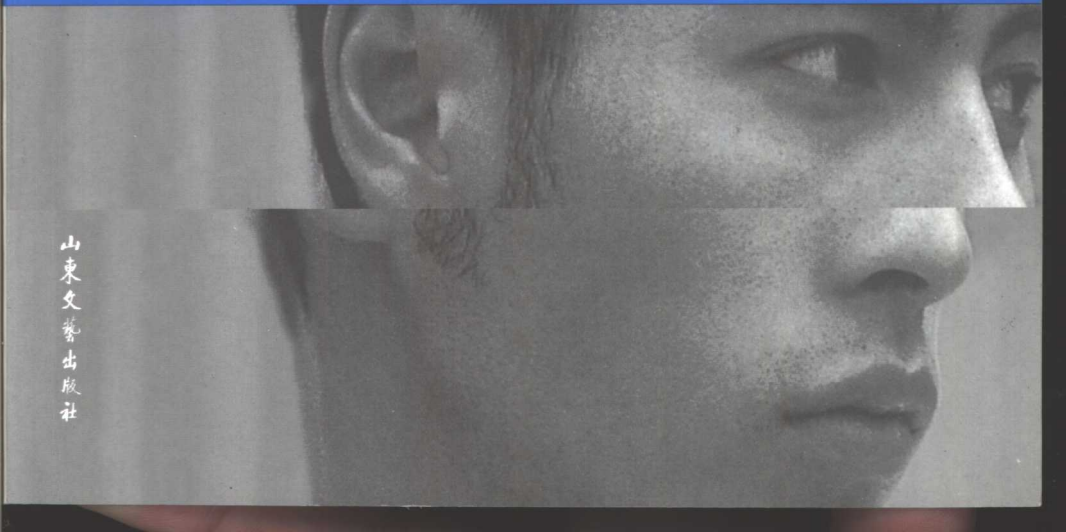




洒脱 的关系

ShichuanDasan Zhu
[日] 石川达三 著
金 中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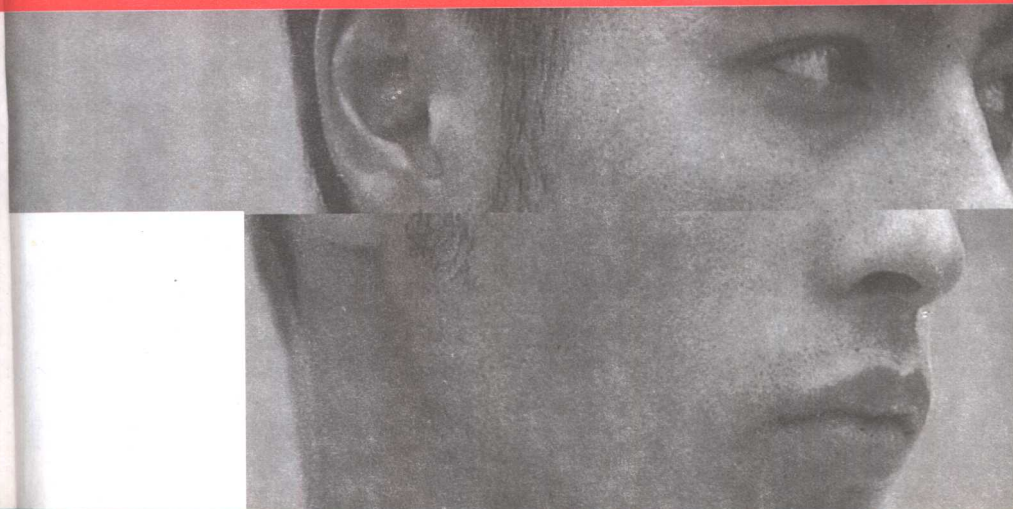
山东文艺出版社



洒脱 的关系

ShichuanDasan Zhu
[日] 石川达三 著

金 中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洒脱的关系 / (日) 石川达三著; 金中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10
ISBN 7-5329-1828-9

I. 洒… II. ①石…②金…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460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2 插页 307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7.80 元

目 次

1. 中年的男女关系	(1)
2. 真诚和虚妄的夫妇关系	(10)
3. 不协调的母女关系	(18)
4. 父子之间快乐的关系	(27)
5. 医生和患者的秘密关系	(35)
6. 总经理身边的女性关系	(43)
7. 女医师和年轻律师的关系	(51)
8. 朦胧的三角关系	(59)
9. 土包子的男女关系	(67)
10. 爱和悲的父女关系	(75)
11. 老相识晦涩的关系	(83)
12. 两个陌路人不可思议的关系	(92)
13. 初次见面的两人奇妙的关系	(101)
14. 老相好的老关系	(109)
15. 安闲的和尚和医生的关系	(117)
16. 润子身边复杂的关系	(125)
17. 从谎言到诚实的关系	(133)
18. 没有缘分的两人关系	(140)

19. 订婚前不安定的关系	(148)
20. 两个年轻人认死理的关系	(156)
21. 中年妇女危险的关系	(164)
22. 男性机能和爱情的关系	(172)
23. 在寺院里结识的新关系	(180)
24. 订婚前互相探索的关系	(188)
25. 短暂的三角关系	(196)
26. 半老徐娘所算计的关系	(204)
27. 背离礼仪章法的关系	(212)
28. 女人考虑的纯粹的关系	(221)
29. 小柳春子的新的关系	(229)
30. 地狱中的关系	(238)
31. 土包子的新关系	(246)
32. 上帝与父女关系	(253)
33. 两位绅士的共犯关系	(260)
34. 因女性反抗而碰壁的关系	(268)
35. 两人重温旧情的关系	(276)
36. 断断续续的两人关系	(284)
37. 唱独角戏难堪的关系	(292)
38. 一家三口和睦的关系	(300)
39. 围绕着他的麻烦的关系	(308)
40. 和保守秘密的女人的关系	(316)
41. 老相好的最后关系	(324)
42. 靠不住的两人关系	(332)
43. 仅限一夜的两人关系	(340)
44. 奇缘难逢的三人关系	(348)
45. 算计错了的她的关系	(357)
46. 胆小和胆小的三角关系	(364)

47. 风清月明夜两人的关系	(372)
48. 昏睡女和他的关系	(379)
50. 头痛的夫妇关系	(387)
51. 重归旧好的两人关系	(395)
译后记	(403)

1. 中年的男女关系

两人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但不再发展。双方都不想再发展下去，同时也感到没有发展的必要。本来，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再发展，也有个尽头。雌性和雄性，原是单纯、明快的关系。之所以弄得无限复杂，因为人有七情六欲的烦恼，离开烦恼，就无所谓人生了。然而，成天被烦恼缠着，人活得就累了。

借着出诊的名义去会见女人，已成了多年来的习惯。对方也是医生，互相“诊察”一下对方的心情，毫无表情可言，平安无事回来了。他以为这样的关系暂时还会延续下去，也满足于这样不死不活的关系。几年来，从未发生过纠纷。这样纯粹的风流韵事，贪欲的人是办不到的。

他坐上车，启动引擎，正要往外走

时，护士长津云秋子跑出来，莫名其妙地笑道：

“先生……”

“什么事？”

“这个……出诊完毕，尽可能早些回来。”

“那还用说吗？”

“嗯，可不要绕弯儿啊。”

院长讪笑了一下，开车走了。心想：这女人心里有事儿。她知道我去哪儿，去做什么。她只笑笑，证明津云秋子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肤色白净，乳房丰满，三十三岁，当护士已十多年了，应该通晓人类社会的另一面。她对男人不会有梦想。风见院长想：“有机会，给她一下……”这种女人守身如玉，不会听从别人摆布。他偏要让她垮在自己手里，以此作为一种乐趣，这种做法罪孽深重。不能因为逢场作戏让女人哭个不停。

他把车停在路旁，跨进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这是老一套做法，对方接到电话便知一切。小柳耳鼻喉科医生，听到“喂，喂……”便脸露笑容，“您好……”风见院长听到这声音，便晓得她在等他，心里别提多恣儿了。

“此刻我去出诊……”

“嗯，是吗？……”

“转两家人家……再过一小时多一点。”

“那三点多了，明白了。”

对话就这么简单，不需要多说什么，双方心照不宣。对方打着出诊的幌子离开医院。她自己开着漂亮的红色小车，回到公寓。把汽车开进地下车库，乘电梯上到五楼。她围着蓝色的花头巾，身穿皮茄克，怎么也不像四十六岁。双方已不是心里扑通扑通跳的年龄。他来同她幽会。小柳春子像从前古派的妻子那样迎接丈夫的到来，淡淡如水，似乎没劲儿。然而，表面上冷淡，实际上她抑止着心中的欲火，只要一脱掉衣服，身子

便燃烧起来。她稍胖一些，身上的肉还是紧绑绑的，细细的柳腰，呈现出女人丰满的身段。她独身已十五六年了。独身的损伤，由风见雪雄来补偿。这愤激的情感，也折腾着她。做爱过后，她羞涩地扭过脸去。这时，她的表情太美了，平时无论如何也见不到的。她那静静的、充实的、安定的满足的表情就像“能面”^①一样美丽。

风见捧着她那美丽的脸蛋，躺下，说道：

“我和你交往已很久了吧？”

“六年了吧！”

“是吗？六年？……那么我和你算是什么关系？”

“原来是陌路人啊！”

“那是啊，原来是陌路人，后来呢？”

“是朋友呗。”

“唔，那么现在呢？”

“现在是非同一般的朋友。”

“非同一般？……那是什么？”

“不是陌路人呗。”

“是吗？……我以为还是陌路人。”

“陌路人能这样睡在一块儿吗？……比父母、兄弟还亲密的朋友啊！”

“唔，照你的说法，被强盗强奸睡在一起也不是陌路人咯。”

“那不一样，我们之间有爱情的。”

“有了爱情就不是陌路人，世界上不是也有互相憎恨的夫妇吗？”

“我们之间身心都结合在一起，不会发生那种事。”

① “能面”，日本传统的戏曲“能”所表现的女角的形象。

“分手了呢？”

“分了手，就是陌路人了。”

“那么夫妇分了手也是陌路人咯。身心结合在一起，不过是暂时现象。如果你死了，也是陌路人吗？”

“即使死了，也是爱人。”

“老婆死了，再娶一个，前妻是陌路人吗？”

“那不一样，前妻就是前妻，永远是前妻。”

“那只有前妻的名义，事实上是陌路人，是不？”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说我也是陌路人，是不是？管他是陌路人或别的什么，现在这样就很幸福。”

“不，我喜欢这样的议论，我有万事都加分析的癖好。能和你这样闲聊，是我最最自由的时间。我把你既当陌路人，又当作情妇倾注我的爱情……”

“我想给你生个孩子，那就不是陌路人了。”

“不，我可不这样认为。所谓父亲，实际上是架空的。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都实行父系制，多年来的习惯，父亲对孩子具有权威和责任。在野蛮、未开化的国家实行母系制，这本来是生物最自然的状态。蜻蜓也罢，蝉也罢，不存在父亲，只承认母亲，也就是雌性的世界。古代日本也有过母系制时代。南洋群岛卡拿加族^①至今仍是母系家族。只有母亲才是孩子的亲人。孩子是女人生养的，男人只有一瞬间，至多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和女人做爱而已，成不了孩子的亲人。……当然，我不是逃避责任。我也有孩子，我对他们完全负责。但这不过是当今世界的习惯，是男人应尽的义务，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孩子是属于我的……”

“你是个虚无主义的父亲。”

^① 卡拿加（Kanaka），夏威夷及南洋群岛的土著民族。

“不，这不是虚无主义，是事实。夫妇本来是陌路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仍然是陌路人。在同一户口的叫妻子，不入户口的叫情妇。情妇在户口上是陌路人，男的死了，没有权利继承遗产。妻子和情妇本质上没有丝毫区别，只是在户口簿上有没有她的名字而已。这是文明社会的规定，本质上都是陌路人。”

“你把太太也当作陌路人吗？真是无情无义的人！”

“情义是另一回事……我的太太快死了，就在这几天。”

“于是你若无其事地和我逢场作戏，男人，真是没法相信的。”

她嘴里说没法相信，但并不表现烦恼。小柳春子从枕头上抬起脸，看了一下座钟。他借出诊名义来看她，总不能老在这儿玩。她欠起上半身，那巨大的乳房摇来晃去，似乎很沉重的样子。风见雪雄仰面躺着，伸出手去把春子搂住，春子倒在他胸膛上，来回地蹭，显露出陶醉的表情。“我去冲个澡……”她像哄孩子似地，挣脱男人的手腕，拿起毛巾和浴衣，搭在肩上，下床朝浴室走去。她露着雪白的大腿，腿的动作似乎有几分羞涩。

风见见她进了浴室，也光着身子披上浴衣，踱到邻室。

小柳春子房间全是西洋式的。八铺席^①的起居室，六铺席的卧室，六铺席的餐厅兼厨房，还有三铺席的日光浴室，是一套高级住宅。当时花八百万元买的，配备女人喜欢的家具，房间里到处是鲜花，还喂着热带鱼。她不喂猫而喂热带鱼，是为了跟这所住宅配套。鱼在水槽中游荡，争夺，恋爱。女主人的孤独从鱼的动态中获救了。

房间角落里摆着一台象牙色的电话机。风见点燃一支烟，

① 日本计算房间面积的单位，一铺席等于1.87平方米。

拿起了电话。他的妻子的生命只有几天了。前年得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今年正月有了复发的征兆，癌已扩及到淋巴腺、颈部。左边胳膊窝出现了肿疡，此刻又有了各种各样症状。这是近三十年来一直爱的妻子。然而，“爱”究竟是什么呢？

对方接到了电话。

“是润子吗？是我呀！妈妈怎么样了？”

“唔，那个……”女儿吞吞吐吐，不知该怎么说，一时找不到话茬了。“……总之，越来越不行了，大夫每隔三十分钟来看一次。妈妈此刻静静地躺着，不像是睡着的样子。从早晨起没有睁开过眼睛，什么也不吃，靠打针打发着时间，已经不行了，爸爸您赶紧来看看……她是不是想见见爸爸，我是这么想的……”

“唔，我晚上八点钟左右去，你要一直守着她。”

“我也觉得今晚回不去了。”

“你不用着急。”

“医生说，妈妈心脏越来越弱。心脏不行了，不就完了吗？……我累了，爸爸，你快来呀！”

“唔，我明白了。尽可能早些去。”

挂断电话，小柳春子只穿一件薄薄的睡衣，站在他身后，这姿影越来越像结婚多年的妻子。

“真的不行了吗？”

“唔，今夜或明天的事了。”

“真可怜。我们俩在这儿背叛你的太太。”

“那是另一码事。人到死的时候，就得死，无法可想。我在外面寻花问柳，但从来没让老婆为这事儿哭过一会儿。寻花问柳为的是作乐，但不能因此让人受伤害。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是我的礼仪。”

“你给家里打电话，我心急火燎，吃醋。当然，我不会因

此情绪低落，可是心里总是像着了火似的难受。说不定你故意给家里打电话，为了激起我的妒忌心。”

“刚才接电话的是女儿。是个性情温和的姑娘，常常守护着病人，这孩子具有牺牲自己，奉献给别人的精神，是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我在一旁看着她，心中总有所不安。牺牲自己，那是很危险的，从前视为最大的美德，现在不时兴了。现代人全是利己主义者，不这样做，没法活下去。牺牲自己是损失。金钱上的损失倒无所谓，但因此使自己人生遭到损害，那就惨了。我以为自私也罢，但要做得漂亮些。我自私，你也自私，可是我们俩相处得很好。古人言，医者仁术也。现在可不能说这样的大话了。”

“姑娘多大了？”

“二十四岁。”

“比我的儿子小一岁。”

“儿子怎么样了？”

“逮起来了。我死了，他会好的。”

“在监狱？”

“还没有判决，在拘留所。”

“对了，以前你好像提起过。不过，儿子归儿子。二十五岁了，已经成人了，父母的话是听不进去的，因此母亲没有责任。他作难的时候，劝他几句，给点儿钱，这就足够了。”

说着话的工夫，风见套上西服裤，穿上衬衣，对着春子的三面镜系上领带，他瞥见春子已穿上裙子和衬衣。乍一看，她是位动作麻利、精明强干、头脑敏捷，像男人似的女强人。她说话不会客气，自己开着车到自己经营的小柳耳鼻科诊所上班。这位沉着的中年妇女，用自己的本事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她为人堂堂正正，从来不让人在她身后戳脊梁骨，也不用对人低三下四，多么自由自在的人生。……高兴的时候，坐飞

机到北海道玩上四五天，独个儿到京都怀怀旧，她从不和女人打交道……但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包装。女人终究是女人，毋宁说她是个泼辣的女人，她的身心、感情还没有衰老的现象。

春子敏捷地化好妆。中年妇女的化妆简单，不费工夫，只把蓬乱的头发梳一梳，说道：

“你先走，我随后……”

两人一块儿出去，邻居会说三道四。风见穿上上衣，转过身来，从后面礼节性地吻了一下春子的脖子，春子没转过身来，说道：

“快去看看太太，让她多保重。……到了中年，你一个人过也够受的。可是癌症是不治之症，没有法子啊。你也挺可怜的……”

风见雪雄街上香烟，走出房间。春子向他淡淡地告别，他心里很痛快。两人幽会过后，临走还说“让太太多保重”，这是春子的心境如实的表现。在她意识中没有“通奸”两字，甚至对生病的太太有亲近感。她不是那种视“通奸”习以为常的不正经的女人。她是个纯真的女人。那无拘无束的纯真正是她的坚强和美德。她不需要别人照顾，也不向别人低头，自己一个人堂堂正正地生活，心里充满自信。她从来不小气。地位、名誉、金钱，她什么也不需要。风见和她交往六年，在物质上什么也没给她，至多偶尔请她吃顿饭，买瓶香水而已。因此两人是对等的。她没有必要对风见低三下四，也从未有过自卑感。风见的太太快死了，她也不打算将来同他结婚。她只满足于隔三差五的幽会，除此以外，别无他求。她和风见的关系，始终是秘密的幽会。这样比较轻松，心里没有负担，明快而自由。

风见乘电梯下到地下车库，开着车上街。西斜的夕阳照得他头昏目眩。必须赶快回去。患者等着他，津云秋子等着他。

风见妇产科医院里在他身边全是女人，妻子是女人，患者和护士全是女人。女人的里里外外，他全通晓。大部分男人不知晓的女人的奥秘，他全知道。他每天每日生活在女人的血、女人的汗臭里，甚至自己身上也有了女人味儿。他在女人的世界里生活。女人向他求救，向她求爱。有聪明的女人，也有愚蠢的女人，反正都是女人。“一视同仁……”他对所有女人都很亲切，对患者表现温柔。所谓“鬼手佛心”。他治病非常严格，丝毫不马虎。他是位充满自信的优秀医生。

2. 真诚和虚妄的夫妇关系

晚上八点，风见去医院看望面临死亡的妻子。看望妻子和今天下午与小柳春子的幽会，没有任何联系。风见的寻花问柳，不会动摇妻子的地位，经济上也没有损失，在社会上也不损害妻子的名誉。因此，风见的寻欢作乐，就像进小酒店喝杯酒，或者看了一场爱情的电影一样，这是多么虚妄的做爱。他满足于这样的虚妄。他不要求超过它的实质性的爱情……

夜里，医院里静悄悄的，穿白大褂的护士急匆匆地从走廊上走过。她那急匆匆的脚步象征着患者的病危。昨天死了一个患者，今天又死了一个。她们把尸体放上担架车，乘电梯运到地下室太平间，再见……完成了一件任务。从地下室乘电梯回到四楼的工作岗位，另一

个患者快死了。对她们来说，死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无所谓。妇产科的病房里一忽儿生了个女孩，待会儿又生个男孩。又待一会儿，隔壁病房里的女患者死了。生和死，对她们来说都无所谓，没有特殊的意义，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就像花开花落一样。风见手提着小小的皮包从走廊上通过，他已习惯了，妻子在这儿已住了三个月。

他跨进静悄悄的病室，在昏暗的房间里，空气混浊。飘着病人的气味，和健康的人的气味不同，异样而刺鼻。胃病有胃病的气味，癌有癌的气味，四百零四种病有四百零四种气味。喜代的睡姿是扁平的，人的尸体也是扁平的，喜代的身子已接近于尸体。——想到这儿，风见感到心头沉重。

润子坐在硬板的椅子上，低着头在母亲的病床边打盹儿。她面容憔悴。为了母亲，她可以牺牲自己而从无怨言，是个性情温和、令人怜爱的姑娘。她笃信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三千年前，不知在哪个国家有一个女人，被敬称为“圣母”的“玛利亚”。润子虔诚地相信她，并以此为满足，认为活着就是为了她。

父亲对润子这样的生活方式既疼爱，又感到不安。他想这样下去，今后人生将会有多少挫折和痛苦。然而，这是润子的性格，是父亲所没有的性格。为什么自己会生养这样纯洁的女儿？从医学上来考虑也无法解释。那么，“纯洁”究竟是什么呢？

“喜代……”他轻声地喊妻子。

这喊声惊醒了润子。

“哎呀，我怎么睡着了呢？”

“你妈怎样了？”父亲问，女儿不作回答。母亲的病体已病入膏肓。

风见坐在枕边给妻子量体温。那红色和蓝色的曲线，即体